



# 我們美國人民

在此社會動蕩之際，  
芝加哥扶輪社員澤維爾·拉米 (Xavier Ramey)  
知道美國應該何去何從。  
但首先我們必須了解我們走過的地方。

撰文：Bryan Smith 攝影：Frank Ishman

年輕人身穿深色西裝、白色襯衫，和一條有銀領扣的領帶，走上舞臺，臉上閃耀著令人放鬆的微笑，向聚集在那裡的 24,000 人做自我介紹。「我的名字叫澤維爾·拉米，」他說，「我帶給你們來自伊利諾伊州芝加哥市的問候。」隨之而來的是一陣歡呼，接著這位年輕人開始演講，這是在 2018 年國際扶輪多倫多國際年會上最有影響力，最有說服力和最令人難忘的演講之一。國際年會的演講人包括加拿大有魅力的總理賈斯汀·杜魯道 (Justin Trudeau)。

在接下來的 15 分鐘，拉米提到《埃絲特之書》(the Book of Esther) (「我們是為這樣的時代而誕生」)，他引用了馬丁·路德·金恩在伯明翰監獄寫的信 (「我們陷入了一個不可避免的相互網路」)，並援引了他所謂的「〔扶輪〕建立和平四大步驟的第一步」：是否一切屬於真實？

但這次演講也是以個人經驗為根據的。《舊約》中的話，他說，可以在「我祖母尤多拉·拉米 (Eudora Ramey) 以前常讀給我聽的聖經」找到。他在生活中所根據的道德準則——強調「不僅承認別人的痛苦，而且承認痛苦來自何方」的重要性——源於他從母親艾瑞塔 (Airetta) 那裡學到的童年教訓。而且，正如拉米所解釋的，他對生活不平等的第一手理解來自住在一個城市，這個城市就是芝加哥，金恩曾在拉米長大的芝加哥社區

住了幾個月，他聲稱「他這輩子沒見過種族主義問題那麼嚴重的地方」。

然而，現年 35 歲的拉米卻毫無憎恨地轉述了這一切。他沒有走到多倫多的扶輪社友面前去算舊帳、提出政治觀點，或用言辭煽動憤怒的激情。相反的，他想發出和解的訊息、呼籲採取自從他發表演講以來的兩年多才變得更加對人們切身相關的緊急行動。

他說，在美國建立一個公平社會的關鍵，是承認美國的建國理想與過去的醜陋現實之間存在「緊張性」，其中包括奴隸制、屠殺原住民，以及美國這套制度經常削弱婦女和有色人種的貢獻。他堅持認為，「拒絕承認歷史」妨礙了任何創造更公平未來的機會，就像壓抑像任何對當前不平等和挑戰的談話或抗議一樣。「我們生活在一個不會因為不正義而感到憤怒，卻會對不停止說話的倖存者而感到憤怒的世界，」他對聽眾說。

「從某方面來說，我出生在和平的起跑線，」拉米說，他指的是自 1964 年《民權法案》通過以來的時期。「但歷史沒有起跑線。除非你知道背後是什麼，否則你無法向前看。和平始於承認我們背後的东西，以及我們每個人在自己的生活和行動的背後是什麼。」

**以我為例：**澤維爾·拉米的訪談不好做，這不是因為他不禮貌或容易動怒，也不是因為他不合作、不信任或輕率。他沒有這

《芝加哥》雜誌的資深作家 Bryan Smith 最近為《國際扶輪英文月刊》3 月號寫了一篇關於蒙大拿州農民 Bob Quinn 的文章。

些問題。在談話中，如同他在多倫多臺上，拉米闡明事實、振奮人心，甚至鼓舞人心。

但是如果是一對一談話，他要求你採取幾個必要的步驟。首先，放棄一切你可能認為你知道的關於我們這個世界上最重要的社會問題之一的看法：種族關係。摒棄你對那爭執激烈的話題的世界觀，並且放棄你可能會告訴自己的那些令人倍感寬慰但有缺陷的論述。

結果是，拉米很可能為真正希望在這個領域產生正向改變的人找到答案。透過在三年前創建的「社會影響諮詢公司」（他的描述）理智正義 (Justice Informed) 的工作，拉米特別致力於幫助公司做出這些改變。「我們與基金會、非政府組織和公司合作，重新考慮如何使種族和社會公平成為其獎助的核心，」他解釋道。「我們也與非營利機構的理事會合作，討論如何提高他們的招聘能力。」

然而，拉米卻以意想不到的方式談論這些事情。例如，他說，工作場所的多樣化與…多樣性無關。當客戶詢問如何吸引更多有色人種加入他們的組織時，拉米很快就指出這絕對是一個錯誤的問題。如果不是這樣，答案很簡單：「去找一些不是白人，不是男性，不是異性戀的人，即不屬於優勢群體的人。」然後雇用他們。

但是，他補充說，這似乎從來不管用，效果不大。「如果認為這策略是正確的，那就太天真，」他堅持說。「我總是以一個想結婚的人的例子，他正在到處約會。他在和不同的女人約會，但每次結局都很糟糕。他給的完整答案是，『嗯，我只需要找一個新的約會對象，對吧？』」

拉米告訴他的客戶，在企業或非營利組織環境中使用同樣的錯誤方法，去創造多樣性同樣有可能失敗。相反地，和那個一竅不通的單身漢一樣，錯可能不在別人，而在我們自己。他說，解決之道不是要求別人照鏡子檢討，而是「把鏡子轉過來」檢討自己。

如果公司想要解決其多樣性的問題，或者各國的目標是縮小社會分歧，那就應該先仔細看看自己可能做什麼改善，然後再挑出其他人的缺點。

「機構沒有多樣性是有原因的，」拉米說，「它與一個事實關聯更大，即根深蒂固的不公平基礎制度——現行法律、政策、假設和文化規範——將凌駕想創造改變的渴望。」他說，要促進多樣性，就必須承認這一點。這種誠實和不自我防禦的自我評估是應對我們面臨的挑戰的第一步，也是必要的步驟。

《芝加哥論壇報》1985年以「美國磨石」為標題，發表了一系列獲獎文章。如該報所說明的，這些報導「詳細描述了困擾西區一個社區的社會福利依賴、貧困、犯罪、吸毒、學校失敗和少女懷孕的高發生率」。這些情況，在芝加哥和其他美國城市，造成了《論壇報》所謂的「永久下層階層」。

那個芝加哥社區是北勞恩戴爾 (North Lawndale)。這就是澤維爾·拉米成長的地方，正如他向多倫多聽眾解釋的那樣，當他回顧自己的過去時，他凝視著鏡子。「我在一個美國赤貧社區中長大，在那個社區裡，我經常因為幫派和暴力，擔心自己的生命安危，而離開家，」他說。「翻身的機會對我極其不利。理論上，我今天站在這裡的可能性是有的；但這個可能性一直很小。」

毫不奇怪，北勞恩代爾社區的領導人們面對《論壇報》系列文章時退縮了。30多年後，拉米認為瞭解造成該社區狀況的根本原因非常重要。「制度性的種族主義在我成長的貧民區根深蒂固，」他在多倫多的講臺上宣佈。「那是我今天為之奮鬥不懈的地方。有人會告訴你，正是我們缺乏品格導致了我社區的暴力。但是，催生了槍支和幫派的卻是冷漠和公共政策的暴力……。」

雖然他在講台上如此熱情且樂於提供資訊，當我與拉米接觸，為這本刊物寫他的個人資料時，他讓我知道，雖然他的過去是他

「我們與基金會、非政府組織和公司合作，重新考慮如何以種族和社會公平作為其獎助的核心。」

現在工作的一部分，也是他工作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他認為我應該要理解敘述過去的個人成本。「每當你請來演講者來談論社會不平等的問題時，他們通常都是以分享個人故事為基礎，」他說。「所以你請來了像我這樣的人。我就來了，講講我的故事。我認為人們並不了解不斷地重複敘述自己過去一些最痛苦的事情，那個壓力有多大、太累人了。例如，在一個扶輪社進行 30 分鐘的演講後，我需要幾個小時才能恢復平靜。你正坐在一個與人分享看法的空間裡——你想分

享——但從字面上講，他們問的一些問題提醒你，他們從來沒有研究過作為黑人意味著什麼。」

儘管拉米沉默寡言，但有可能看到他從過去走出來的路。教育是其中一大部分。他曾就讀於 Whitney M. Young Magnet 高中，這是芝加哥主要的公立學校之一。在母親的鼓勵下，他成為了芝加哥詩壇的明星，贏得了地方和全國青年口語詩歌比賽的桂冠。在最初「比炸彈更響亮」的活動（一年一度的芝加哥詩歌節，由一個名為「芝加哥青年作家 YCA」的組織贊助，現在吸引了成千上萬的參與者和觀眾）中他用一種嘲諷和極嚴肅的語氣背誦了一篇關於壓迫和

## 希望和夢想

澤維爾·拉米在多倫多扶輪國際年會上演講。「我想你不知道你所說的話產生什麼效果，」有一個聽眾回應，「但我感謝你。」





## 下一代

拉米與芝加哥青年組織教育網絡計畫協調員安蒂奧尼·布魯爾 (Antione Brewer) 談話，拉米當初便是在這個網絡展開他的社會正義事業。

種族固定觀念的詩作。「像憤怒的大塊頭黑人男人一樣開始你的種族詩，」那首詩這樣開場，「即使你是女人——或者不是黑人，如麥可·傑克遜。」觀眾大笑，然後專心地聽著。（今天，拉米列名 YCA 董事會。）

在芝加哥留下來後，拉米在德保羅 (DePaul) 大學取得經濟學學士學位；在大學期間，他還在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的一家金融貿易公司擔任期貨交易員，工作時間很長。畢業後，他回到北勞恩戴爾，在男青年教育網 (YMEN) 擔任發展和行銷總監，儘管名叫男青年，但它也可以培養女青年。在大衰退時期，當拉米扮演「數百萬美元」的籌款角色時，他學到了關於承諾、溝通和慈善事業的寶貴經驗。「我去那裡工作的第一個月，老闆叫我坐下，」他回憶道。「他說，『澤

維爾，你的工作不是使人們捐獻，因為捐獻不會改變任何事情。你的工作是說服捐獻人因為捐獻而改變了他們自己。』」

在 YMEN 工作四年半之後——其間曾在肯亞與一個名為烏茲馬 (Uzima) 基金會的奈洛比非政府組織工作幾個月——拉米轉到大芝加哥聯合之道 (United Way of Metro Chicago) 非營利組織。他與學生們合作並教授學生，並成立了幾個社會正義計畫，幫助學生（正如學校當時說的）「創造性地思考如何處理重大社會問題，以及如何成立、經營和維持一個宗旨在於為公眾服務的組織。」

三年後，拉米對美國這個國家不斷擴大的政治分歧感到震驚，因此決定「為社會影響諮詢建立一個新定義」。正如他告訴該大學的學生報紙《芝加哥褐紅》時所說，他的新公司的「總體目標」是將「不同的思維方式，以及不同類型的領導結構引入公司、非營利組織和基金會。」那家新公司便是「理智正義」。

理智正義舉辦講習班和戰略課程，但拉米的工作往往從他對一個小組講話開始。

「大多數人仍在考慮是否要做公平工作，」他表示。「他們希望花更多的時間聽取對於這件事的意見，而不是實際去完成一些東西。」

他得到的第一個疑問始終是一個具有啟發性的問題：「我們如何阻止種族主義？」，接著而來的問題通常是「我們如何提升更多婦女的職位？」或「我們如何使LGBTQ（女同性戀者、男同性戀者、雙性戀者與跨性別者）的人感到他們也是社會的一份子？」這些問題如此廣泛，如此粗淺——關於這些問題的書汗牛充棟——拉米有時對缺乏細微差別感到吃驚。「有人說沒有壞的問題，」他說。「但是，當你的問題以他人（簡報人、演講者或傷害見證人）的心理和情感安全的心理和情感安全為代價時，你確實有責任在開始提問之前做好功課。」

他還覺得有必要向找他諮詢的人灌輸兩年前在多倫多表達的急迫感。「組織領導者根本不想以改變所需的速度前進，」他今天說。「種族進步以白人脆弱的速度前進，性別進步以男性脆弱的速度前進，等等。就連我們好心的盟友也都對於我們所有人應該以什麼速度前進感到猶豫。」

結果是，在拉米能夠協助制定戰略之前，他必須進行一定程度的再教育，消除神話和成見，代之以反映許多人從來不想面對的更嚴峻的現實的「論述」（用他的話）。「理智正義使用語言在世界上創造關於新論述的想法，」他說，「這些論述讓某些策略成為可能。」

拉米在公司訓練課程中挑戰了大量敘述，就像他在我們談話時一樣。沒有所謂極限的問題；沒有任何話題是不能挑戰的。例如，慈善事業的價值。當然，這樣的給予沒有限制條款嗎？嗯…。

慈善捐獻是好的，有它的地位，他坦承。「我認為回饋是重要的。作為美國黑人，我知道的實際情況是，有一個比回饋更好的方法。更好的方法是不要先取。」這

就是他告訴他服務的組織。「不要專注於回饋；專注於不先取。你可以把它放在第一位：海盜不能成為慈善家。」正如他在多倫多所做的一樣，拉米引用了馬丁·路德·金的話，後者寫道：「慈善事業是值得稱讚的，但這絕不能讓慈善家忽視經濟不正義，因為經濟不正義使得慈善事業是必要的。」

同樣，他不贊成談論種族主義是很難的想法。「談論種族主義並不難——如果你去談論的話，」他說。「當你談論時，種族主義就會出現。」但是，能夠談論意味著營造一種氛圍，讓人們感到自己能夠自在地對問題直言不諱——拉米說，這兩個問題都很難，尤其是當人們不瞭解優勢的潛伏性時。

例如，優勢的本質是，你不必同化即可參與社會。「如果你是美國的亞洲人，如果你是中東人，如果你是來自波札那的人，那麼要進入一家公司工作首先要做的是什麼？」他問。「你必須同化，這意味著你必須研究當權者。現在，如果你問那些當權者，他們會說我們都是一樣的。但他們不必像來自波札那的婦女那樣學習。他們不必學習另一種語言，也不必把本國傳統服裝放在壁櫥裏，這樣他們才能去潛在的新老闆家吃飯了。人們正在封閉整個生活，這樣你就不必感受到他們的差異。」

那麼，如何改變這一點呢？正如拉米在演講和研討會上所說——以及如同他和他的團隊在全美制定包容性和公平戰略那樣——關鍵是要創造一種環境，讓人們相信他們會聽到真相，而不是因為說真話而受到懲罰。但要做到這一點，人際關係的每一個假設——在工作場所和社會——都需要以更真正的方式拆毀和重建。我問拉米這是否真的有可能。我似乎又問了錯誤的問題。「我們在理智正義的工作並不是要在理論上更有可能性去在這個世界實現一些事情，」他回答。「而是使它們確實可能實現。」

拉米解釋說，這是他加入扶輪的主要原因。「扶輪做了很多很好的工作，但我看

到一個百年老組織在它不願意進行的對話，和它不願意分析和變更的傳統的重壓下，苦苦掙扎，」他說。「扶輪社員們必須將四大考驗應用於社區、國家以及當今世界存在的不平等。」扶輪在多樣性、公平性和包容性遇到困難是有原因的。新的 DEI（多樣性、公平性和包容性）聲明是一個起點，但它缺乏為任何東西創造持久變化所需的明確性，性別除外。美國黑人扶輪社員在社裡待不久是有原因的。婦女必須提起訴訟才能以平等社員的身分進入扶輪社是有原因的。一直以來，人們堅持根據他們是否是「好人」來評價他們。仁慈和善意有助於進行富有成效的對話和會議，但它們不足以建立一個公平的世界。

「我想介入挑戰，與社區合作，為黑人和棕色人、LGBTQIA 者和非男性提供語言和公民嚴謹的例子，這些人，不論在什麼國家，需要扶輪成為一個確實有可能實現我們的繁榮的地方，而不只是理論上可能。我們需要超越獎助和志願服務，儘管這些是好的。我們需要建立負責任的關係，這意味著應該由不只是需要協助的人們（他們需要正義）來界定影響。這是數百人，主要是來自非洲的黑人和亞洲的棕色人，在離開體育場後對我說的。一位老太太告訴我，『年輕人，我想你不知道你說的這些話產生什麼效果，但我感謝你。』」

「這就是我們防止像喬治·弗洛伊德 (George Floyd) 這樣的人像在視頻中那樣被殺死的方式。這就是公司如何超越「多樣性的企業案例」來與具有不同背景和身分的人建立真正的關係的方法。這就是扶輪如何強大而自豪地邁向未來的方法。」

這訊息就是芝加哥郊區梅伍德 - 普羅維索 (Maywood-Proviso) 扶輪社社員拉米在多倫多所傳遞的。「理論上，黑人過去百分之百有當美國總統的可能性，」他當時說。「但在 2008 年以前，那是不可能的。理論上女人過去百分之百有可能性拿到與男人一

樣的薪水。但是，在世界大部分地區，這也是不可能的。」

這些話在他演講的早期就出現了，但卻獲得了熱烈的掌聲。拉米在台上來回走著，並高舉他堅持必須看到的各種真理時，人群已經認同拉米了。但他不僅把鏡子對著觀眾。他自己也照著鏡子。「我是奴隸的希望和夢想，」他宣稱，這次呼應了詩人瑪雅·安傑盧 (Maya Angelou)。「我再說一遍，站在這裡，我是奴隸的希望和夢想。還有，而且我是一個有優勢的美國人。我在自己的國家是一個被制度性地排斥的黑人，但我是一個有優勢的人。這些是我遭遇的矛盾。我接受這些矛盾。我敦促大家也這樣做，承認它，認清它，保持這種緊張性。這是我們這個時代的緊張性。」

然後是挑戰：「扶輪社員們，在進入下一階段的公民責任和全球關係時，我們有很多工作要做。我們必須使理論上可能變成確實可能。如果我們能維持這個世界的話，我們才有一個美麗而重要的世界可建設。如果我們能維持自己。如果我們能愛。如果我們能活的有生命。如果我們能彼此合作。請務必知道，我們這個世界的命運取決於它。謝謝大家。」

觀眾們大聲贊同。挑戰被接受了。

---

## 國際扶輪的多樣性、公平性和包容性

作為一個致力於建設一個讓人們團結起來並採取行動創造持久變革的世界的全球網絡，扶輪重視多樣性，並頌揚不同背景的人的貢獻，無論他們的年齡、種族、種族、膚色、能力、宗教、社會經濟地位、文化、性別、性取向和性別認同如何。扶輪將培養一種具有多樣性、公平性和包容性的文化，使來自代表性不足的群體的人有更多的機會以成員和領導人的身分來參與。

如要深入了解如何使你的扶輪社更具多樣性和包容性，請至 [my.rotary.org/en/learning-reference](https://my.rotary.org/en/learning-reference)。